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英 / 藏

◆ 全 译 本 ◆

海上劳工

[法国] 维克多·雨果 / 著 许钧 / 译



The Toilers of the Sea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The Tilters of the Sea

海上劳工



[法国]维克多·雨果 著

许 钧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劳工/(法国)维克多·雨果著;许钧译.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8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7-216-04752-4

I. 海…

II. 1. 维… 2. 许…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435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张 琦 李 易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杜义平 秦新华

封面绘画:丁 玲

插图绘画:谢 颖等

排版制作:蔡 凯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5-17 层)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http://www.hbpp.com.cn>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3.5 插图:10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16-04752-4/I·447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祿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黄祿善 韩忠华

杜 蕾 李 易 王仙芳

金泽龙 沈 婧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1802 — 1885) 作为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 他所达到的文学成就是凡人难以企及的, 有学者曾评价道: “雨果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真正的伟人, 文学上雄踞时空的王者。”^①

对于雨果的诗歌和戏剧, 中国的一般读者也许了解并不多, 但对雨果的小说, 对他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雨果小说具有普世性和独特性。其普世性, 在于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的人道主义精神; 其独特性, 在于他以浪漫的情怀关注着严酷的社会现实。雨果的《悲惨世界》如此,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此, 雨果的《海上劳工》亦如此。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 《海上劳工》恐怕不如《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那么有名, 但是, 要了解雨果小说创作的全貌,

^① 见柳鸣九在“雨果诞生 2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002 年 1 月 5 日, 北京。

《海上劳工》是不能不读的，雨果为《海上劳工》所写的卷首语可以为证：

宗教、社会、自然，这是人类的三种斗争。这三种斗争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人要信仰，便有了宇宙；人要创造，便有了城池；人要生活，便有了犁和船。然而，这三种答案包含着三种战争。人生神秘的苦难便来自这三种战争。人类面临着迷信、偏见和自然原素三种形式的障碍。三重的天数压在我们身上，这便是教理的天数、法律的天数和事物的天数。在《巴黎圣母院》里，笔者说明了第一种天数；在《悲惨世界》中，笔者指出了第二种天数；在此书中，笔者则揭示了第三种天数。

在这桎梏着人类的三重的命运之中，又交织着内心的命运，这一最高的天数，便是人类的心灵。

细读雨果的这段卷首语，我们发现，它就像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那条金线，可以引领着我们去解读堪与《悲剧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相媲美的《海上劳工》这部“神秘而伟大”的作品。

《海上劳工》“这部小说启始于根西半岛，终结于茫茫大海，揭示之后是遮蔽，这是一部‘双重深渊’之作”。^①伊夫·哥安在为1980年版的《海上劳工》作的序中如是说。《海上劳工》是雨果在流亡期间创作的小说，是“严酷而又浪漫”的根西岛赋予他这个流亡之身以避难之地，他的这部小说描写的正是在根西岛上发生的一则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作者要歌唱的是一个融于大海的自由而伟大的灵魂。正因如此，雨果要“将此书献给自由、好客的礁岛，献给高尚的海上民族居住的这块诺曼底故土的一角，献给这一严酷而温暖的根西岛——我现在的避难所，我将来可能的葬身之地”。

① Victor Hugo,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Paris: Gallimard, 1980. 见伊夫·哥安(Yves Gohin)序第1页。

《海上劳工》于1864年5月开始写作，1866年3月12日在布鲁塞正式出版。同年，在巴黎出版了修订本，后在《太阳报》连续转载。^①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作者流亡期间居住数年的根西岛。为了创作这部小说，雨果对英吉利海峡诸岛，特别是根西岛的风俗、气候以及海岛人民的劳动和生活进行了调查，并去过塞尔克岛，在那里观察水手攀登悬崖峭壁的情景，参观走私贩使用的岩洞。小说中对海涛、礁石和海怪以及对主人公吉利亚特与章鱼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搏斗的生动描写，无不得益于作者所积累的丰富而精确的海上生活知识。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止于对海岛生活的表象描述，而是把充满激情的笔触指向了小岛的深处，指向了大海的灵魂。

小说原本并不叫《海上劳工》，一开始作者为小说起名为《双重深渊》，后又更名为《深渊》，最终由出版商定名为《海上劳工》。伊夫·哥安认为，《海上劳工》这一书名，也许能为小说增添某种社会性的色彩，“它也许会让人们想起左拉式的某幅社会与历史画卷”，但是，正如《悲惨世界》没有对工业革命前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展示整体性的画卷，《海上劳工》也没有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的水手与渔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处境展开研究。在雨果看来，人类面临着“迷信、偏见和自然原素三种形式的障碍”，他要用他的笔揭示压在人类身上的三重天数，以《巴黎圣母院》揭露教理的天数，与迷信抗争；以《悲惨世界》揭露法律的天数，与偏见抗争；以《海上劳工》揭露万物的天数，与自然力抗争。在这个意义上，这三部小说形成的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在整体之中，作者指出“在这桎梏着人类的三重的命运之中，又交织着内心的命运，这一最高的天数，便是人类的心灵”。于是，在《海上劳工》这部小说中，雨果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双重的

① 参见 Victor Hugo,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Paris: Gallimard, 1980。见附录“说明”第 571 页。

揭示：揭示自然之深渊，同时也揭示灵魂之深渊。

《海上劳工》一半写大海，一半写与大海有关系的人。《海上劳工》的人物不多，主要有船主利蒂埃利大师傅，他的两个合伙人朗泰纳和克吕班，他的侄女戴吕施特，还有一直神秘而孤独，被称为“魔怪”的吉利亚特与被吉利亚特挽救了双重生命的埃伯纳兹尔神父。雨果在小说中没有着力于描写他们之间所形成的社会性关系，而是将其锐利的笔触，深入到这一个个人的灵魂深处。在雨果看来，“人体完全有可能只是一层外表。它遮掩了我们的真相，扩大了我们的光明或我们的黑暗。而真相，则是心灵。从绝对意义上讲，我们的面孔是一张面具，真正的人，是处在人的外表之下的部分。倘若人们能够发现潜藏、蜷缩在被称为肉体的这一遮屏后面的人，那定会惊愕不已。人们犯有普遍的错误，那就是把外表的人当做真正的人。”利蒂埃利大师傅就是一个犯有普遍错误的人：在他眼里，朗泰纳“长着粗壮的颈脖，肩膀宽阔有力，仿佛生来就是挑重担的，而且有一副海格立斯·法尔内斯一般强健的腰板”。他一直把朗泰纳当做亲兄弟，认为他可以共患难，然而，“勇猛”被朗泰纳“用作了狡诈的外衣”，利蒂埃利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天，他的这个合伙人“溜了，把公司的钱柜掏得空空的”。

看错了朗泰纳，利蒂埃利只是失去了他老老实实做人，辛辛苦苦挣来的五万法朗。但他为克吕班的外表所蒙蔽，则几乎失去了他的生命。因为利蒂埃利大师傅把视为他半条命的“杜朗德”托付给了他最为信赖的克吕班，而克吕班却邪恶地背叛了利蒂埃利，在精心策划的一次海难中毁掉了“杜朗德”，带着劫来的钱财，想一走了之。请看雨果笔下的克吕班在人前是怎样的一副面孔，在背后又是怎样的一副灵魂：

克吕班“沉默寡言，在沿海一带，谁都知道他为人正直、严肃，可真是利蒂埃利大师傅的化身和代理人”。他“是个能干、罕见的海员。无论危险如何变幻莫测，他都有战胜危难的才能……他处事谨慎，但有时却能在谨慎中见胆略，这是海员的伟大品

质之一”。然而，谁曾料到，“从青年时代起，克吕班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把正直当做生命的赌注，成为众人眼里的正人君子，然后以此为基础等待时机，让别人加大赌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出手，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不放。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则赢，把人家吃个精光，把傻瓜们抛在一边，扬长而去。愚蠢的骗子们二十次都骗不到的东西，他一次就全部得手，等待骗子们的是断头台，而他最终却大发横财。碰到朗泰纳，对他来说是一线光明。他立即制定了行动计划，让朗泰纳吐出他劫走的钱财。当然，朗泰纳有可能会告发，克吕班便以失踪来对付，即使对方告发也枉然。最妙的失踪莫过于让人认为他已经死了。为此，只好让杜朗德失事。非这样不可。这样一来，人走了还留个好名声，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一件杰作。谁要是看到克吕班站在这失事的船上，都会以为碰到了魔鬼，一个快乐的魔鬼。他活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一刻。”在雨果的笔下，丑恶的灵魂终于显出了原形：“整整三十年来，虚伪一直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本是邪恶的化身，却硬与正直结合在一起。他憎恨道德，就像错配了妻子的丈夫一样怀恨在心。多少年来，他始终在打着邪恶的念头。打从成人后，他就披着伪装，披着这一坚硬的甲冑。而在内心深处，他是个十足的魔鬼。他披着好人的皮，却藏着一颗强盗的心。他是口蜜腹剑的海盗，是受到正直束缚的囚犯，是囚禁在木乃伊箱中的活人，背上插着天使的翅膀，而这对一个小人来说，是多么沉重。他承受着众人尊敬这一过分沉重的负担。让人当做一个正人君子，实在太艰难了。要让这一切始终保持平衡，心里想的是邪恶，嘴里说的却是道德，真是苦差使！他本是罪恶的魔鬼，却要扮成正直的人。这矛盾的结合便是他的命运。”是的，克吕班终于显出了邪恶的本质，撕去了面具，对他而言是多大的解脱啊！“看到自己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卑鄙无耻地尽情浸淫在罪恶之中，对他的内心来说，真是莫大的享受。人们的尊敬多年来一直束缚着他，这最终激起了他对无耻的疯狂追求，几乎到了对罪恶的某种难以自拔的

痴迷程度。在这难以探察的恐怖的灵魂深处，有着无比残忍而又畅快的炫耀，那是罪恶的淫乱。”克吕班的灵魂由此而彻底堕落。而雨果对邪恶心理的分析是多么透彻，对罪恶灵魂的鞭挞是多么有力！

吉利亚特是雨果在小说中着墨最多，倾情最深的人物。吉利亚特一开始就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他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由谁抚养成人，他栖身的房子是一幢闹鬼的海角屋，他没有亲戚朋友，只与大海为邻，与飞鸟为友，久而久之，他“与周围的大自然融成了一体，最终形成了一种诱惑，把他引向了万物，远离人世，一步步地把他的灵魂与孤独结合在一起”。一个孤独而神秘的人，自然不受欢迎。他是什么来历？抚养他的那个女人是何许人？为什么他什么都会？为什么他要读那些厚厚的书？为什么他能治病？为什么他会与动物说话？一个个疑问，构成了一张怀疑之网，这张网笼罩在他的头上，分明写着“魔怪”两个字。总之，他不受人欢迎，被人讨厌，被人厌恨，甚至人们“都认为他为人邪恶”。然而，一如表面正直的克吕班有着一颗邪恶的灵魂，而看似邪恶的魔怪吉利亚特却有着一颗善良而伟大的心灵。

他的善良首先表现在对戴吕施特深沉而无私的爱，小说一开始，仿佛打上了“爱”的印记。在一个圣诞之日，那天下着雪，在通往海边的路上，一个迷人的姑娘在一簇绿栎树旁的雪地上，写下了“吉利亚特”几个字。从此，“那个名字、那一双小小的脚印和白雪”，成了爱的印记，永远地刻在了吉利亚特的心底。于是，戴吕施特最喜爱的乐曲“博妮邓笛”有了黑夜隐秘的应和，戴吕施特伤心时有了关爱的目光的无形抚慰，戴吕施特因叔叔失去了“杜朗德”而伤心欲绝时有了吉利亚特的挺身而出，戴吕施特因爱而背叛诺言，与神父远走高飞时有了吉利亚特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

吉利亚特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以善良之心为他人的幸福打开了天堂之门，更在于他在与茫茫自然短兵相接时表现出的勇敢

与从容，在偏见、背叛和灾难的种种束缚中赢得了自由。吉利亚特知道去多佛尔礁挽救失事的“杜朗德”，无异于去“送命”。他知道多佛尔礁的恐怖：“多佛尔礁的两道内壁，实在恐怖。在对被称为海洋的水之荒漠的探险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海中一些陌生的东西，那真是千奇百怪。吉利亚特从破船上往峡道望去，他所能看到的景象令人骇怕。在海洋的花岗岩窄峡中，往往呈现出奇特而不灭的遇难船只形象。多佛尔礁峡道也有其可怕的景观。岩石上的氧化物在绝壁上留下块块红斑，仿佛是凝结的血块，又好像是屠宰场的石壁渗出的血迹。整个礁群散发着堆尸处的气息。由于金属混合物与岩石的融合分解，或因为潮湿发霉，粗硬的海上岩石色彩斑斓，有令人作呕的紫斑，有令人疑心的绿块，有朱红色的污迹，令人联想到谋杀和屠杀的场面，仿佛看到了刚刚发生谋杀案的房间尚未抹去血迹的墙壁，好似人们相互残杀，在那里留下了惨案的痕迹。陡峭的岩石铭刻着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死难印记。在有些地方，仿佛还淌着鲜血，石壁湿漉漉的，手指一按，不可能不染上血迹。到处是屠杀的血红色。两座平行的绝壁下，水面上，浪花下，或浅滩的干涸处，是一块块巨大的圆卵石，有猩红色的，紫色的，看去就像人的五脏六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仿佛是新鲜的肺、腐烂的肝脏，就像是巨人开膛剖腹掏出的内脏。一条条长长的红线从岩顶一直延伸到底部，好似从棺材中渗出的血水。”但是，面对凶险的大海，吉利亚特却善于“在敌人的阵营中建立了自己的据点：他和礁石结成同盟；多佛尔礁，以前是他的劲敌，可现在，在这场伟大的决斗里，成了他的助手。吉利亚特完全控制了它。他将这座坟墓变成了自己的堡垒”。吉利亚特凭他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孤独，战胜了饥渴，战胜了严寒，战胜了高烧，也战胜了辛劳与困乏。在前进的道路上，他遇到了纠集在一起的重重障碍。食物匮乏，环境恶劣，退潮之后，又有猛烈的风暴；风暴平息，又来了章鱼；章鱼死后，还有鬼魅。”漫长的两个月里，无形世界中的神灵目睹了这一切：“一方是无限的

空间、海浪、狂风、闪电和流星，另一方是孤独的一个人，一方是大海，另一方是一个灵魂；一方是无限，另一方是一个原子。”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这是一桩闻所未闻的英勇壮举，这是“乌有”与“一切”的抗争，是“献给孤身奋战者的”一部《伊利亚特》。

表象与真相，邪恶与善良，渺小与伟大，小说中多维的反衬形成了强烈的张力。除了吉利亚特，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个个似乎都走向了人生的反面。以勇猛为狡诈的外衣的朗泰纳以为钱财到手，阴谋得逞，没想到遇到了更为邪恶的克吕班，最终败在他的手枪下；披着正直之外衣的克吕班自以为得计，却遭遇了灭顶之灾，葬身于章鱼的腹中：“那一切发生在无情的黑暗世界里，可谓是伪君子相遇。在深渊的尽头，阴谋与邪恶的代表进行了一场较量，一方是兽，一方是人，恶兽处决了恶人。真是可怖的正义。”就这样，对克吕班，胜利成了灾难，自由成了囚禁，梦想的天堂成了黑暗的坟墓。至于利蒂埃利大师傅，他生命的两半“杜朗德”和侄女戴吕施特不能两全：为了挽救前者，他不惜献出了后者，而最终前者得救了，后者却嫁给了他最为痛恨的“神父”。至于神父埃伯纳兹尔，他得到了心爱的姑娘，却背叛了信仰的上帝。唯有吉利亚特，他在重重敌意中获得了尊敬，在无边的孤独中获得了自由，在失去心爱的人的同时，灵魂得到了升华。那是一颗善良而伟大的灵魂，它是永恒的！

一颗伟大的灵魂，由此而造就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小说发表后，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你取得了巨大的、普遍一致的成功。我从未见过人们如此众口一词。甚至超过了《悲惨世界》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次，大师找到知音的读者了。你已为人们所理解，这就说明了一切。因为对于像这么一部作品，理解也就是欣赏。”左拉也给《海上劳工》以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作者在书中表现了“自由自在的心灵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他不再说教，也不再争辩……我们身临其境地看

到了这个强有力的作家所做的宏伟的梦，他让人与茫茫自然短兵相接”。^①雨果曾说：“我是想赞美劳动，赞美意志，赞美忠诚，赞美一切使人伟大的东西。”《海上劳工》正是这样一曲对“一切使人伟大的东西”的颂歌。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教授、资深翻译家

许 钧

2006年8月

① 引自《雨果传》，安德烈·莫洛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Tilters of the Sea



目录

第一部 克吕班师傅

| | |
|-----------------------|----|
| 第一章 坏名声的由来 | 3 |
| 一 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字 | 3 |
| 二 海角屋 | 4 |
| 三 等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 10 |
| 四 不受欢迎 | 13 |
| 五 吉利亚特的其他可疑之处 | 21 |
| 六 凸肚形帆船 | 23 |
| 七 闹鬼的房子得由通灵的人来住 | 28 |
| 八 吉尔德—霍尔姆—乌尔座椅 | 30 |
| 第二章 利蒂埃利大师傅 | 33 |

Contents



| | | |
|-----|---------------------|----|
| 一 | 动荡的生活和平静的心灵 | 33 |
| 二 | 他的情趣 | 35 |
| 三 | 从前的海上语言 | 36 |
| 四 | 人之所爱是脆弱的 | 38 |
| 第三章 | 杜朗德和戴吕施特 | 43 |
| 一 | 啁啾声与烟雾 | 43 |
| 二 | 永远讲不完的乌托邦的故事 | 46 |
| 三 | 朗泰纳 | 47 |
| 四 | 乌托邦故事的续篇 | 51 |
| 五 | 魔船 | 53 |
| 六 | 利蒂埃利名声大振 | 56 |
| 七 | 同一位教父和同一位女保护神 | 58 |
| 八 | “博妮邓笛”曲 | 60 |
| 九 | 看透了朗泰纳心思的人 | 63 |
| 十 | 远洋的故事 | 64 |
| 十一 | 关于可能的夫婿 | 67 |
| 十二 | 利蒂埃利性格中的异常之处 | 68 |
| 十三 | 无忧添风采 | 72 |
| 第四章 | 风笛 | 74 |
| 一 | 曙光或烈火的第一抹红色 | 74 |
| 二 | 一步步迈进未知的世界 | 76 |
| 三 | “博妮邓笛”曲在小丘上有了回声 ... | 78 |

| | | |
|-----|------------------------------|-----|
| 四 | | 79 |
| 五 | 应得的成功总是遭人嫉恨 | 81 |
| 六 | 海上遇难者幸遇单桅帆船 | 82 |
| 七 | 游荡者幸遇捕鱼人..... | 84 |
| 第五章 | 左轮手枪..... | 88 |
| 一 | 约翰客栈的谈话 | 88 |
| 二 | 克吕班瞥见了某人..... | 94 |
| 三 | 克吕班带走的东 西,一件也没有再带回来 | 96 |
| 四 | 布兰蒙 | 99 |
| 五 | 掏鸟窝的孩子 | 105 |
| 六 | 雅克莱萨德..... | 117 |
| 七 | 夜晚的买主和神秘的卖主 | 123 |
| 八 | 连撞红黑两弹子 | 127 |
| 九 | 对期待或害怕海外来鸿的人不无裨益的指点 | 138 |
| 第六章 | 醉醺醺的舵手和滴酒不沾的船长 | 143 |
| 一 | 多佛尔礁..... | 143 |
| 二 | 出人意料的白兰地酒 | 146 |
| 三 | 中断的谈话声 | 149 |
| 四 | 克吕班船长发挥了自己的一切才能 ... | 157 |
| 五 | 克吕班令众人钦佩不已 | 162 |

Contents



| | | |
|------------|--------------------|-----|
| 六 | 被照亮的深渊 | 169 |
| 七 | 始料未及 | 176 |
| 第七章 | 对一本书冒昧发问 | 181 |
| 一 | 悬崖底的珍珠 | 181 |
| 二 | 西海岸怪事多 | 188 |
| 三 | 别冒险 | 194 |
| 第二部 魔怪吉利亚特 | | |
| 第一章 | 礁石 | 205 |
| 一 | 难进也难出的地方 | 205 |
| 二 | 无懈可击的灾难 | 210 |
| 三 | 安全，但并不美妙 | 212 |
| 四 | 事先进行实地考察 | 214 |
| 五 | 简论自然力的神秘合作 | 216 |
| 六 | 一个马厩 | 219 |
| 七 | 旅人的一间住房 | 221 |
| 八 | 不祥之鸟 | 228 |
| 九 | 礁石及利用礁石的方法 | 231 |
| 十 | 炼铁炉 | 234 |
| 十一 | 发现 | 237 |
| 十二 | 一座海底建筑的内部 | 241 |
| 十三 | 赫然入目和隐约可见的情景 | 242 |